

老逗是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休老先生的外号,已离开人世数十年了。我怕后人不了解,特给他写个外传。所谓外传,是指正史以外的人物传记,内容可以更灵活。说起他的外号,校园里从拄拐杖的离休干部,到幼儿园还没有毕业的小朋友都尊称他“老逗”,他的真姓名反倒是无人记起了。至于谁给他起的外号也已无从考证。可能是他爱开玩笑吧。他不逗别人,只逗自己。别人以为他是大学老师,工资一定很高,常有人喜欢问他现在工资是多少。他乐呵呵地说:“再过十几年,我是百万富翁,你猜我月薪是多少?”人家不解他的意思,要他说直白些。他摆出老师的样子给你做算术:“如果现在我大行了,我不算富裕。但如果我多活十多年,一年工资是近八万,十多年加起来,你看用加法,还是用乘法,你自己去算吧。反正那时我也就不是小富了啊!”你问刚才他说的大行是什么意思,他会给你讲这个词的出处。如果你还不懂,那么他会很爽快地说:“这是婉转的说法,实际就是永远地走人。懂了吗?”

他说普通话很标准,一般人认为他是北方人。其实他是地道的浙江人。从他爱吃辣椒看,可能是浙西地区人。他的身材是中等个子,相貌不错,国字脸,额头的皱纹显示饱经沧桑,亮亮的眼睛掩盖不住他的智慧和乐天的性格。他的身世经历并不复杂,曾在北方一所著名大学教过书,并给一个著名的国学教授做过助教。妻子去世后,他孤身一人调回浙中,到婺江师范学院教古代文学。

老逗在这所学校曾申请过一次副高职称,但不知什么缘故,没有下文。估计是没有论文或专著发表出版吧。此后他再也没有申请过职称。他虽不是教授,但颇有名气,甚至比一般教授名气大。他讲课声音洪亮,时时不乏幽默。有人议论说:老逗的学问是教授的教授。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以至下课还有不少学生挤到他宿舍去请教。他讲课总爱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不喜欢人云亦云。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开头两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离离”二字,一些选注本都注:“长貌”,长长的意思。老逗先生认为并不准确。他提出,这里的“离离”即是“丽丽”。《易经》:“离,丽也。”离,附丽、附着的意思。“离离原上草”一句,说原上的草像贴着地面似的,实际指初生的春草。不管你信不信,老逗先生总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且无道理。

老逗先生指导的本科生所做的毕业论文,在学校里有两次评上优秀奖。论文指导老师自己给学生打分优秀不稀奇,可让学生的毕业论文被学校评上奖,那并不容易。他指导学生做论文,方式不一,对成绩好的学生常引而不发,让学生自己去解决问题;对有困难的学生,他让学生要有信心。他自己也投入进去,与学生一起查资料,一起讨论。学生感到与逗老师一起做,肯定能做成。更有意思的是,外地一位并不认识的初中语文教师慕名赶来求教。老逗看他诚恳好学,从指点他研究唐诗,又转而指导他研究儒家原典。那位语文老师有一时期几乎每月都会坐长途汽车赶来向老逗学习。后来这位教师直接考取浙江某大学的博士,在博士论文答辩的前夜,还打长途电话与老逗商讨答辩事宜。这位博士现在已是大学教授了。老逗热心帮助好青年,可想而知。

老逗非常健谈,尤喜与学生、与同事谈学术问题。他的书房里每晚或星期天,总有些同事或学生来访。同事中来的最多的是他的教研室主任和一位历史教授,还有一位体育老师和一位文艺美学博士。他们谈论的话题从儒道到释家,从孔子到司马迁,从杜甫到王国维,他都爱评论。当然是口头谈的。只要谈学术问题,他就忘记吃饭。所以他三餐的时间与常人不同,经常到晚上九十点后才吃晚饭。没有客人来访时,他终日伏案看书。看的当然都是古籍。边看还边做笔记,字迹端正。其认真劲真叫人佩服。他的

1944年夏,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那年父亲21岁,母亲25岁。母亲连生了七个闺女两个男孩,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姐弟五个,我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弟弟是老小。父亲中等身材,偏瘦,眼睛很大,高鼻梁,心灵手巧。每逢过年,父亲领着做手艺活,扎灯笼、龙灯,给亡人扎摇钱树、花轿等。父亲对我的好,我很难忘记。那时候冬天格外冷,屋檐上的冰柱子冻得像细冰棍。我从外面回来,手脚都冻僵了,没了知觉。父亲正屋里坐着,我跑到他跟前,父亲攥着我的小手给我暖。那一刻,我觉得父亲和我很亲,感到幸福极了。还有一次,爷爷从河里钓了小鱼,奶奶做了小鱼汤。父亲给我盛在碗里的小鱼特别多,我知道他想让我多吃点鱼,心里自然高兴。吃完饭,我高兴地用粉笔在门上写下:爸爸,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您。

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没钱供我上学。母亲说,生活再困难,也要想办法让孩子念书。她陪嫁的衣服、首饰基本卖了补贴家用。为让我上学,母亲又把手镯卖掉,上街买了块格子布,给我做新裤子。我爱美,不想穿又肥又大的裤子,假在母亲的身边,让她给我做合体些。我也去地里割麦蒿送到药铺,换钱当学费。终于能上学了。我很争气,全班54个同学,每次考试我都名列前茅;每次作文课,老师都会在课堂上念我的作文,表扬我写得好。那个时候生活很困难,学校里发一个萝卜或半个窝头,我不舍得吃,省出来带回家,给父亲一小半,给母亲一大半。放学回家,我还要帮母亲干活,睡得很晚。第二天上学,我怕自己犯困,要么抹上清凉油,要么从井里打了水往头顶上浇,让自己打起精神来上课。我还是班里的文艺骨干,唱歌跳舞总少不了,每次有宣传队要上街表演或在大礼堂搞活动,我总是活跃分子。

可是父亲仍然反对我上学,希望我能帮衬着早点下地干活。母亲却支持我上学。我们家连爷爷、奶奶、父母加姊妹四个(那时还没生我弟弟)共八口人,生产队里按人口分东西,在地里刨出来地瓜、萝卜,就地分给各户。一分东西,父亲先找母亲算账,埋怨她让我上学。母亲没办法,只好去学校里找我。一看到母亲来学校,我就知道又要分东西了。只好找老师请假,跟着母亲回去干活。

生产队里有拉马车的,好多人就把分的东西放马车上,让车夫帮忙拉回家。父亲是个老实人,他不会求人,只会自己出力,让我和他抬麻袋,有时候是土豆,有时候是地



书法也不错,附近一家饭馆的招牌就是请他写的。因免费书写,老板多次请他吃饭。有同事的孩子到他那里学书法,当然不收报酬。

老逗在退休前,总是述而不作,热心帮助别人出题目,提供论点和资料。你去找他讨论一个问题,他第二天会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你要的资料在什么书上哪一页。可是他自己却几乎不写论文,更谈不上著书立说。

老逗退休后,仍一人住在学校宿舍里,仍终日看书,直到深夜。但他并不寂寞,和退休前一样,总有不少爱好学问的老朋友老学生去他那里聊天,过去的学生甚至大老远来休息日赶来看望他。他还是照样乐呵呵地过着日子。他几乎不进城,偶尔在附近菜场可以看到他,他只买点青菜豆腐买点肉。他的饭菜很简单。食堂里一次买十个馒头。馒头蒸一下就可以吃,每餐吃一到两个馒头,不用烧米饭那样麻烦。菜只烧一个,青菜豆腐肉煮在一起,有菜又有汤。他吃馒头配菜,总是津津有味。他说,自己的营养足够了,过多是浪费。他至死没有穿过西服,因到单位发西服时他已退休。他自己觉得平常穿的衣服已可以了。他说:“服饰不求新奇华丽,大方得体,过得去就好。”他舍不得买衣服,但对买书很大方。他把省下的钱几乎都买了自己喜欢的书。他对自己拥有的书籍颇得意,认为自己虽不是教授,而自己的图书不比一般教授少。他的书房和卧室两个小房间都用来放书,书从书架底层一直码到天花板。国学基本书他那里都齐,中华书局出的二十四史他都全,十三经很多版本他都有。古典诗歌、小说、各种工具书、各类书法帖子,也都不少。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闭门不出。有朋友担心他生病,前去看他。朋友走进他的卧室,发现书桌上堆满了各种古书,更有手写的稿子叠成一堆了。问他写什么,他才不好意思地说:“对《论语》做点研究。”平时他说话从不谦让。他自认为其他一切可以让人,学术上他不让人,用不着谦虚。这次他关起门来,已完成了20万字的稿子,定名为《论语解惑》,准备交出版社出版。半年多以后,他的《论语

父亲和我

曹桂珍

瓜、胡萝卜。东西重,我个头小,根本抬不动。杠子(相当于棍子,家里没有扁担)压得我肩膀生疼,我两只手托着杠子,跌跌撞撞往前走。实在挪不动步了,父亲才停下来休息会儿。

新学期开始了,老师让交学费。学费是两块七毛钱,可是贫穷的家庭,去哪里捞一分钱?全班都交完学费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父亲从来不会操心这些事,为难的只会是母亲。我去问老师:“交不起学费咋办?”老师可怜我,帮我出主意说:“你找生产队,去大队公社开证明,说明家庭情况确实困难,就可以减免学费。”

我只好自己跑到生产队找队长。队长和会计正在队里干活分地瓜,我赶紧帮他们往筐里装地瓜,一直等到全部分完,才和队长说明情况。队长和会计商量了一下,到办公室开上证明信,然后又去公社盖章。他们说,第一年比较麻烦,公社盖章后,再往后只从大队开证明就省事了。开上证明信,我又回到了学校,来回十里地,我连跑带跳,觉得开心极了。

可是这样也没能继续学下去。有一次,因为要去地里干活,父亲又和母亲吵起来了,说母亲不睁眼:“啥条件呀还叫她上学!”农忙的时候,家里实在要用人,父亲让我在家干活。我舍不得学校,假在母亲的身边求情。母亲正拉风箱,我按着她的风箱杆,不让往里推,哀求道:“娘,我想上学,我要上学!”

母亲也掉眼泪,说:“咱家很难啊,没人干活挣工分,也没钱买书。你是老大,得帮着家里干活。”看母亲掉眼泪,我知道没指望了,心里难过,决定不去上学了。

班主任见我几天没去上课,亲自到家里来找我父母谈话。我家是东西两进院子,父亲听见老师从正门进来,立即从北屋穿到院子,从侧门绕走了。老师来了几次都没能见上父亲。我的同学们也来叫我继续上学,说我学习很好,不上学太可惜了。这些都没能改变父母的决定。到了考试日,老师又打发班长和同学到家里来让我参加初中考试。我趁父亲不在家,偷偷去了。

考完后成绩在大街上张榜公示,大红纸,黑毛笔字,我的名字排在第13位。父亲看到了,回去说:“还有和你重名的,也叫高桂珍,考了第13名。”我和娘都不吭声,装不知道。

参加完考试还没等开学,就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男方在外地教书,可以供我上学。这一点很打动我。1961年,我结婚了。此后,我爱人一直帮衬我们家。他每月收入41元,总要留出10元寄给我家。那时候,七毛五就能买一

解惑》终于出现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摆在一些学者的书案上了。教研室主任收到老逗送他的一本书后说:“老逗如果早点出这本书,副高肯定会评上。”后来他继续钻研《庄子》,想出一本新的学术著作。

有一天,有朋友去他房间,发现他的脚和小腿浮肿,显然是终日坐着不动所致,便劝他去楼下散步,活动筋骨,对血脉流通有好处。他指着书桌上的书和稿纸说:“你看,我手头的活都堆着,不睡觉都来不及,只好不去享受散步的快乐了。”

他又说:“中国传统的学问太丰富了。我的老师在我大学毕业时曾给我开了张书单,要我10年内至少读完180种国学原典。我用10年时间才读了一遍。那时年轻,少睡点没有关系。我的本行是研究唐诗,从爱好唐诗,到研读佛学,再到集中攻诸子,缩小范围到孔孟老庄。我想探究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儒家重民本,但我对‘老百姓’这个词的来源的考查,至今没有完。我查阅古籍,查到‘百姓’一词最早的含义。但‘老百姓’三字连用,是什么时候开始,还没有查出来。一个问题不解决,总想求得答案。因此,我生活上的追求就显得次要了。”

朋友对老逗先生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总感到不解,问他:“你这样孜孜以求为啥啊?”他又乐呵呵地说:“很简单,我做学问想追求问题的答案。”朋友表示理解:“世界的物种有多样性,你老逗是多样性之一吧!”他大笑说:“你老兄说到点子的边了。”他接着又认真地说:“学问无止境啊!我佩服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下笔都是学问,触笔生春。我的学问散乱无中心,好像无专业似的,所以总得收拢来,留下点东西给后人。让人知道有个老逗曾来过这个世界!”朋友说:“你老逗真是大器晚成啊!”

老逗的《庄子解惑》,还有其他的著作都来不及出版,他就病倒了。可能是肠胃不好。后来医院确诊是胃癌。他的学生帮忙去杭州大医院看过,请中医开过药方。他觉得人要走是正常,对学生开玩笑说:“你看,校门外田里的稻子叶子发黄了,成熟了,总要收割。人老了,老天也要来收割呀。”他又对来看望的朋友半开玩笑说:“我今年已78岁,老天给我寿命打了78分,勉强是良好了。”他最记挂的是新书稿没有出版。他附近的几个学生商量后,决定把逗老师的所有书稿,先作内部资料,到文印店打印,分订四册。

老逗在大行前看到四大本书很开心,接着向最好的几个学生交代后事,让学生从自己的书架上每人挑些书作纪念,剩下的书捐给单位资料室。自己的房子留给老家侄子,由侄子替他在老家后山弄一块地埋骨灰。不久,老逗安详地离世了。他的后事全由几个好学生临时组成丧事小组含泪办理。参加告别会的人比以前所有类似的告别会的人都多。教研室主任来了,历史教授来了,体育老师来了,文艺美学博士来了,还有来自省内各地的一百多学生,有的学生到了灵堂前就忍不住哭了。按老逗走前的吩咐,来参加告别会的人,每位都收到一个纪念袋,里面装了四本无书号的老逗遗作,两块一红一白的毛巾,还有一个二百元的红包。这是以前这样的告别会从未有过的。

告别会后,他的学生们自己开着十几辆私家车,护送老逗的骨灰到他老家后山落土。教研室主任对人说:“老逗学问很好,教学也好,只是当年评副高没有科研成果,没有升副高,后来也就没有机会上正高。现在看来,评职称还是要全面看,既重科研,也要看教学水平和效果。这次他最后风光了一回,却永远地走了。”

现在教研室主任常走过老逗住过的楼下,还是要抬手看看老逗的窗口,好像老逗仍在那里伏案做学问呢。

(作者系浙江省某大学退休教授)



暑气还没走远
倚在篱墙上轻轻叹息
晚风弯腰,在田埂上
拾起一片叶尖泛黄的叶子

蝉鸣嘎了
余音碎在树梢
被暮色一层层冲淡
最后沉进藤蔓深处

远山如一方古砚
研磨着薄暮天光
莲蓬低下头
像是替清秋递出第一张请柬

有风拂过
收走整个伏天的喧嚣
草虫低吟
勾勒出乡野的轮廓

我安守在这寻常光阴里
不问归期
我立在溪边等
待霜风催来南归雁
把秋天的诗,写在田野上

晚凉
凉意漫过石桥
星光弯下腰
在河面打捞初醒的菱角

白昼的喧嚣
被薄露一寸寸封存
隐入沉沉的暮色

塘水铺开一面镜子
流云来了又去
稻禾躬身
像在酝酿一场成熟的告白

晚风穿过村舍
捎来淡淡的稻香
我站在那里
忽然觉得
人间此刻,尽是温柔

(作者系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自由撰稿人)



点 评

微光也是光

石一宁

新时代大量涌现的素人写作、普通劳动者写作,是信息时代的文学新象,然而其意义不止于文学,这些充满毛茸茸生活质感的文字,亦是新时代国民精神的一种形象生动的呈现。

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这句话,在今天或许更适合于对这一文学新象的描述。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来自最广大的群体,他们的身上和作品里体现着最普遍的国民精神。但从文学的艺术高度来衡量,他们的作品可能还只是微小的“火光”,作品对国民精神的阐发,可能还有待深入。然而,火是光的一种来源。火光纵是微光,亦是一种“具有睿智而谦卑”“与美相依为命”(艾青诗句)的智慧之光。这些作者在本职工作、日常劳作之余,不辍千般辛苦写出的文字,自有其认识与审美价值。

传松的小说《老逗外传》,刻画了一个在高校圈里特立独行的教师形象。主人公老逗的才识甚至堪称“教授的教授”,但在职期间,他述而不作,全心全意投入教学和对古籍的钻研之中,直至退休,连副高职称都没评上。然而在退休之后,他出版了学术专著,并留下诸多未来得及出版的学术成果。小说似在不经意间引领读者涉猎国学知识,文笔明快风趣,却举重若轻地折射了当下高等教育界的一种严峻现实,读来趣味盎然,亦令人深思。高桂珍的散文《父亲和我》,在描写父女关系方面有新意。生于九口之农家的“我”成绩优异,父亲却不支持“我”上学。老年的父亲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在“我”和老伴日夜跟前伺候下,父亲竟恢复得比没生病前还硬朗,父亲自此对“我”态度大变。作品没有某些同类题材作品散发的戾气与怨恨,因为“我”始终记得,那个格外冷的冬天,“我”从外面回来,手脚都冻僵了,“我”跑到父亲跟前,“父亲攥着‘我’的小手给‘我’暖”;因为愈后的父亲“每次见我,都笑眯眯地看着我,让我想起小时候他让我吃鱼的光景”。作品表现了亲情的强大与包容。曹会试的《立秋》和《晚凉》两首诗绘景抒情,理趣并重,格调清新。

(作者系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